

當陽縣志卷之七

藝文下

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董 挺大理寺評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  
信荆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  
軍都督荆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  
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  
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為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一

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  
虩前壁巨嶺下堙澄潭良材策僕周匝其上輪奐之用  
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  
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先生一致斬良擒  
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為英賢沒為明神所寄此山之下  
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符陸法和假神以虜任  
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  
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  
江陵尹裴均曰政成事舉典從禮順以為神道之教依

人而行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  
守宰牧人之意耶乃命意令張愼始經其事爰從舊址  
式展新規欒榼博敞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楹今則  
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  
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  
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  
增創制度則刻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壽亭侯印記

宋司馬知白

關公忠勇殞身國事英濟廟食當陽之玉泉逮今千載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

之下凜凜若生四方依嚮奠祀不絕曰兩曰賜其應如  
響每歲寺中必大爲籠餅以祭極於齋潔方曝麥於庭  
鼠雀不敢近有犯輒自殺以此人咸敬而畏之紹興中  
洞庭漁人獲公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於官納長沙庫  
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公入廟印徑  
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相貫上有一大環總  
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菴真慈摹畫印狀具本末  
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廡亦異  
矣哉噫公之歿世寢遠城郭已隳日就荒蕪而佩章獨

存略無訛缺自非神物護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  
有仁宗皇帝所錫龍角龍角二物亦與此印同藏名山  
永為鎮寶焉予與元菴為方外遊遠訪雲蹤悉所經見  
故得而詳之如公生平功烈具載蜀志歿靈顯烈則見  
於前人碑碣茲弗及也時大宋淳熙五年三月

加封英濟王碑記

宋蕭

軫荆門軍  
教諭

為臣而忠於君世固有之均於忠而處之難者為可尚  
衽金革至死不厭非難也當其義利之未分是非之莫  
辨而見之在我者不定誠難也胥不盡忠於楚而盡忠

當陽縣志

卷之七

○三

於吳不足推也平不謀於項而謀於劉義不足取也三  
國鼎峙漢祚已移天下英雄豪傑雲合響應孰不願為  
曹公執鞭弭以驅馳者壯穆嘗受曹之恩矣其於先主  
君臣之分未定也倦倦於主不渝其初非見之明守之  
確行之剛者詎能爾耶天數人事不符功業垂成山虧  
一簣遺英餘烈猶足為千載之福澤何其盛哉記謂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祀之邦人於王食焉必祀事焉必  
咨矣求弗獲奚禱弗應曰兩而兩曰暘而暘王之力也  
疫厲不作饑饉不臻王之恩也盜賊屏息田里舉安王

之陰也淳熙十四年襄陽王公殽世其家擁罷麾謂王之有功於民也遂列其狀於部使者上之朝廷以求加封褒崇節槩不吝爵好贈曰英濟寵渥極矣誥命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奉命之日遐邇歡騰老稚夾道縱觀舉手加額咸曰非王之受其賜民之受其賜也其得民之深也如此哉王廟食當縣覆船山之玉泉寺住山比丘慶思來請記於軫且以彰王之德侈朝廷之命於王之墓古人觀書之際辨姦諛於旣歿表忠義於已往不於此記而又奚記茲軫之心亦太守王公之心當陽縣志

卷之七

○四

也故書淳熙十六年正月上元吉

重建義勇武安王廟碑

徐

階華亭人大學士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當陽縣之西五里蓋王於是葬焉古所謂章鄉者也廟始建於成化丁亥凡曰殿者三曰門者二曰堂曰祭臺者各一請於朝詔得以春秋薦俎豆事載於碑其後屋漸圯而有司莫能葺嘉靖丙辰春司禮太監黃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百兩屬守備太監張公方撤而新之又建坊於其前作鐘鼓樓作諸廟祀之具咸備繕以周垣而守之

以僧若于人其冬十月告成事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狀按史王莽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狀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歸曹操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操所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五

執操禮之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益德與王同事昭烈其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益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蜀爾王始見執於操其利頗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能言之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臣自夜謀王以忠爲快王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於魏識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無不知王者

父老子弟轉相告誥傳之四海流及後世而各有激於  
秉彝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故曰王廟祀徧天  
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于公請子書其重建之歲予因論  
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詩俾歌以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  
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  
茲舉可以得其人之概矣詩曰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  
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王廟兮儼狀生中處兮神  
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之人兮聚正氣春秋兮奉王  
祀牲牲肥兮酒醴旨正自天兮來下青龍乃兮赤兔馬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六

長鬣飄兮顏渥赭王至今入廟鏡鼓喧兮管噉噪飲且  
食兮不嘖以笑於嗟兮明神下為河岳兮上為星辰伊  
降福兮獨此邦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相  
我天子秩廟祀兮自今維始嘉靖戊午仲秋

重修玉泉漢壽亭侯廟記

孫繼魯

孫松山雲南人  
提學副使

松山子校士過當陽自彝陵午憇玉泉寺周覽壯麗特  
勝荆南以覆舟山祀壽亭關侯也乃請玉泉觀侯廟將  
頽於草木蒼莽中乃言曰山如覆舟玉泉出焉侯致命

地也玉泉寺勝以侯致命覆舟山則寺因侯勝多年矣  
浮屠立不經說誣侯顧護法玉泉弗治其廟豈知所自  
與乃屬承天知府吳君惺督知縣侯嘉祥董沙門脩葺  
之尋落成時予朞月竣事全楚歸節武昌嘉祥以知府  
意來求記予惟古今人臣未有不本於精忠而能射精  
光於霄壤與日月爭明者也侯之精忠從昭烈於四海  
鼎沸顛沛流離中雖操權石計私交不一少渝從致昭  
烈跨有荆益祀漢偏安固孔明籌策膚公而侯之熊虎  
疆場真如雲雨擁翊蛟龍此其功豈小補於昭烈哉及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七

以新得荊州留侯鎮後天若祚之則威震華夏有終荆  
州之軍必向宛洛益州之衆得出秦川乃高帝南鄭入  
關中光武南陽定河北算也而孔明草廬計不徒矣無  
何吳魏合謀掩侯不備子明所謂擁百萬之衆不可與  
爭鋒賢能爲用而不可圖者一旦戮力傾侯矣使昭烈  
悉蜀土甲兵恐亦應援之難觀於幸峽窺吳一面往事  
可知矣况侯圍樊倦罷孤軍當此兩雄乎其致命覆舟  
山者天也故侯亡則荊州失荊州失則宛洛無軍向之  
望宛洛無軍向之望則益州之衆竟不能出秦川而興

漢室也昭烈孔明所以竭方經營者未捷無成焉爾已此侯亡漢室不興之兆先見矣何待求安駕晏涓濱屋殞哉故侯之精忠昭當年其精光宜射霄壤間與日月爭明者也魯愛侯廟成輒論其大較昇嘉祥勒之覆舟山以表侯精忠精光以風天下後世為人臣者固以警玉泉寺俾勿壞侯廟毋重忘所自毋誣侯願護法云嘉靖二十二年癸亥正月

重新宋胡文定公廟碑

劉

績

字用熙

人生所以參贊天地者也六經載參贊天地之道者也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八

六經無傳則人道滅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天地不能一日無人人不能一日無六經述者發揮經旨亦不可一日忘功不祀也周衰孔子道不行取魯史成事筆削寓至當之理立不易之法救末世陷溺納而歸文武之道孟子以其功并禹周公益無位則明道正人心有位則行道去人害一而已矣後莫究其說尤氏叙事雜以俗禮公穀釋義多拘日月斷斷焉俚俚焉甚至人主不得聞謀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至宋高宗時胡文定公奉詔著述用事精覈發意暢快謂是書乃百王之法度萬



世之準繩可以處大事決大疑得作者心於千載上破  
蒙者惑於千載下狀後大綱炳炳如日星微公則是經  
不傳矣公沒去今三百餘年墓在當陽北十五里成化  
丁亥有司奏請立祠繪像於側春秋祀以少牢越四十  
年憲副安城劉君時讓讀公書師其人觸權貴屢借興  
觀風過拜遂拓舊址有寢有堂有廡有廳官屬其役民  
樂其事不日克成以安公靈非以圭爵而尊非以族屬  
而親是故澤在本支有時而斬勲在社稷有時而畏功  
在六經則歷千萬世猶晨昏也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寧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九

崇安人地志謂父淵寓蹟荆湖間至公為蔡京惡退居  
當陽之漳濱淵墓在焉誌傳父沒築室墓旁耕種自給  
若將終身即今龍泉寺僧所攘田也公自云平生出處  
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蟻蝶過前其行可知矣作楚歌  
使土人饗公辭曰漳水淡滌兮逸公瑩骨肉野土兮氣  
昭明鬱金酒兮灌地黃燎蕭光兮達紫庭求上下兮不  
可得公何之兮憂增內華兮  
君尊兮臣卑道亨莫  
亨兮此時公來復來兮何期松柏兮挺狀獨秀遺像兮  
生氣若舊食此土兮非能天壽從則吉兮悖則凶世復

世与人心同

關伯子陪享祠記

李瑤春澧州人本學諭

伯子武安王子平也王祠廟遍天下而臨沮實王死難之所王墓在焉茲茲土者歲時脩故事展謁王墓三爵而享之萬歷壬寅仲夏邑侯錢塘馮公拜王墓下余亦從事其後拜已裴徊悽愴嘆王大節凜凜已復咨嗟長吁嘆乎平之同死國難而不獲公一爵於王王之靈其弗懈乎越日則出蜀太史黃公所作關平詩示余余讀之詞旨激烈與侯意合侯退而捐貲繕治構一字於王祠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

之西以俎豆之以慰武安王靈而終太史之志至是祠成而屬余記余惟忠義之在天地間至不可磨滅之物故死而生之闕焉無聞或沉淪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下蒐輯而表章之皆是物王以孤軍戰死死漢也而平死王卽所以死漢何也方荊州失守之日吳扼其吭魏附其背而王父子以數百騎退守麥城日夜堅壁以俟外援其時荊州諸將各懷二心而西川遠在數千里之外臨沮之變實出天亡而平屢戰不休繼之以死上以報君父而下以罄吾私視胡糜劉孟輩不啻犬豕嗚呼

平亦英傑也哉夫有平若此王於是益不朽平祠  
已此太史所為侈諸詩章而邑侯之咨嗟長吁有以  
而搜摭遺逸以備掌故太史事也脩舉廢墜以光典  
賢令責也沉淪於建安表章於今日俾靈爽有依忠  
用勸而奸諛和佞之夫慚悚而不敢肆則秉彝之在人  
心也嗚呼孰謂忠義可磨滅哉太史名輝南克人五言  
律詩一首附錄於左

玉泉寺智者禪師碑文

隋皇甫昆

高陽縣令

益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於天坤道資生萬物動行於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一

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  
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爻益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  
通為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止治民移風易俗  
斯迺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之間仲尼弗語縱使  
雪縈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  
也駕九色之鉉龍游漢馬控三山之素鶴逍遙瑤臺之  
上容與珠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益纏之境唯  
覺淵冲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

成形隨斯音則因教亦說故有白銀汁

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  
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皈依者盡發菩提迴向  
焉普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啣華  
復往彌陀之國豈之日藏沙門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獨  
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超蘇實火宅之高車  
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  
之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域化漸東都寘像南宮申心北  
面自摩騰入洛羅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風斯熾經臺像  
閣寶塔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真君之歲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二

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  
遺響落瓊鐘敲沉寶鐸脩禪者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  
先賢改其形而悔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  
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  
披圖友愛蒼生君臨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  
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  
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截闢泥洹  
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  
耆舊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

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因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  
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而萃苑巍巍也  
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基此  
山焉智顛禪師之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鬼嶸崖  
我崎嶇崩嶽峯疑偃蓋巒似覆船巨力窮奇之象洪崖  
譎詭之形因曲抱而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鸚啼碧樹之  
洞日月爲之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荆岑  
尤帶昭丘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  
知童真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響非直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三

播於江南知機妙辨之教固亦聞於河朔皇帝外子太  
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測隱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  
神機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徃以  
僞陳編版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尅定金陵  
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越塵清師乃因王利涉王遂因  
師受戒師至此而投院王奏聞而起寺於是異域才情  
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鍊行之僧味其風而兩集師  
精研道理盡意談鉉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崇博義若  
挹海而無窮辨句清辭似懸河而自瀉居朋之友雖盈

量以爭取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  
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憑茲衆力事若神功營之  
不日而成飾以經時而就層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  
形陰陽殊制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盤  
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耀於全  
蓋氣芬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僊匠寫真容凝如  
滿月殿起三層之柱簾懸自響之鍾堂開千葉之華蓮  
華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逾明利柱俱低承幡自舉  
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逆風和氣之香氤氳滿院斜

當陽縣志

卷之七

○十四

通洞穴直柱凝泉色似瑠璃味同甘露波投鶴鼎浪瀉  
陸堂飲腹消痾洗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影如蓮池桃  
露菊浦之華香浮奈苑可謂山顛耆闍寺同離越似龍  
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惟論體國之  
功今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城寺居所部文  
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二儀開廓四氣氛氳方以顛  
聚物以羣分通賢通聖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  
樂章既造禮儀方制定彼親踈決茲疑滯披圖辨物屬  
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世鉉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

遺骨飲液吞精乘龍萬紀控鵠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  
情唯有大雄湛狀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  
一音演諭度脫衆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怕  
星掩耀滿月澄光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  
津梁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鬱  
起桑門盛作露法珠幡風吟寶鐸真君建德運鍾城道  
淪沒四生毀除三寶我皇啟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弘真  
儀再造陳氏僭跡王赫斯征勾吳霧卷閩越廓清因逢  
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深荆華峰崒屹石洞淵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五

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渦似谷覆嶺疑船來儀宴坐  
觸地蕭然妙辨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挹其河瀉或  
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廈更起龍宮還開  
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春愔夏  
慵水殿山樓旃檀圍繞琳碧還周座吐芙蓉龕懸石鏡  
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鷲徘徊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怖  
鴿影定猗歟哲王命也蕃屏自天生德壽誠俱秉旦爽  
非儔間平詎并出總連轡入調鍾鼎構此伽藍實資力  
請魔殿巉巖須彌鬱律倏覩劫終俄看燒訖豈如彼岸

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畢鐫勒岩阿永垂懋實

度門寺大通禪師碑文

唐張

說字道濟洛陽人  
尤丞相

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  
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若  
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  
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  
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縣解先覺身長八尺秀著大  
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六

銓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詰音叅吳  
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狀如振金玉既而獨鑿潛發多聞  
秀施速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  
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  
惠可傳僧燦僧燦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  
五光乃不遠邇阻翻飛謁詣虛受沃心懸會高悟與真  
乘同撤繯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  
而成即焮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  
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



若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  
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  
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一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  
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  
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七十味道三十不過是也  
爾其開法大畧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  
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  
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適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跌坐覲君肩輿上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七

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比面有  
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  
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狀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  
后妃臨席鵷鷺四布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  
心降時診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綠萬  
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  
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真寺曰度門尉  
氏先人之宅真寺曰報恩軾聞名鄉表德非擬苟厭諠  
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旣聽中駐久矣哀憊無他患苦

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  
命跌坐泪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  
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  
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蒸嘗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  
穰崩梁壞雷動雨沛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  
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賜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餉  
終之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  
駕臨謁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  
秋季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真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十八

引城門卽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櫬登高停  
蹕日晝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  
維十月哉生魄明卽舊居後岡安神起塏國錢嚴餽賜  
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榜御題  
華幡內造塏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  
南荆白露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楸則雙林變色  
泗水逆流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  
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入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  
嚴如師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

舉罷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  
落相推於戲法子衣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增之  
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  
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  
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銘曰額珠內隱匪指  
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  
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  
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  
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

當陽縣志

卷之七

○十九

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  
囑靜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唐賢留題玉泉寺詩序

宋張

田大理評事

謫郢

田少與中州士人品第天下佳山水處或道荆門之玉  
泉昇之棲霞齊之靈巖台之國清諸寺以爲四絕景德  
中天子知其地勝異率詔擇名僧居之明年復表其額  
故結方外之遊者一或不至不足爲好事慶曆七年  
田自武當再謫郢且徙荊州寧母兄荆去玉泉方再竊  
心竊幸之意平昔之慕今遂適焉又明年春始造山山

之雄絕岷峻上薄氣象長松萬株夾道十里如大師介  
胃申令既令奮狀將作高盤孤撐虎鳳軒翥寺掛巖腹  
翠微傍來危樓橫橋下垂清瀨一逕西北玉泉之源累  
累明珠直出數竇風霽月皎鑑人毛髮時無友人獨携  
二三子留山中攀幽覽勝下上晦顯或嘯天外却醉水  
邊回頭身世使人羞耻之郢之明日道出軍下軍守曲  
臺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  
土恨守符未能往前使寺僧錄唐賢留題自曲江而下  
止近代浮屠齊已方得八篇僧云異日詩殊多慕往有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

大水漂去予惜其遂散亡欲鑿石以紀其事予為我序  
焉敢拜命因道山之崖略慶曆八年七月七日謹序

唐賢詩碣跋

元僧廣鑄號鍾山玉泉寺僧

玉泉覆船益龍神宅也自智者大師開山二神護法高  
僧碩德繼續提倡遂為楚漢叢林之首由古而今殿堂  
樓閣歲時增修曩昔方丈而上峭狀懸崖亭觀相望曰  
楞伽峯曰慈雲曰山月曰松風曰惺惺曰彼岸曰寒亭  
危逕曲折迥隔塵凡巨棟飛甍修篁古木突兀於煙雲  
杳靄間得唐代名公曲江諸賢題品而覆船之名增重

於晉造宋朝真宗景德初元頒加寺錫寘茅瓦二莊田地實慕容禪師住山時也越四十餘載慶曆八年荆門太守謝侯命當代悟空本禪師抄出唐賢題詠八篇大理評事張公爲之序鑿石於颺之泉亭至大辛亥又歷二百六十餘年矣近歲泉上碑刻率皆散失而此碑亦爲好事取去深慮珠璣錦鏤久則漫滅殊負前賢立碣之盛心於是請於颺侯奉直杜公迎載而歸蕩拭塵垢表而出之以補山中之缺文至大四年辛亥良月旣望

移立唐賢詩碣記

元衛應辰邑人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一

僕嘗聞昔唐太師顏魯公製祖亭文勒碑於江州祖將軍廟其後與州吏遷此於九江驛磨之以刊其脣驛之功歐陽詹作文以吊之蓋痛前賢芳迹不幸而泯而悼小人無知殊不辯乎蘭鮑之美惡也荆門之玉泉爲天下名山四絕之冠有唐賢曲江張丞相及孟襄陽諸公留題詩韻備道其美宋慶曆間颺守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始命匠鑄碑文請於大理評事張君爲文序之以立石於荆門蒙惠二泉之側用增江山之勝俾往來賢士大夫遊者獲爲美觀矣火以來屹然獨在若有神明

護之莫之廢也元運更新車書混一罷治復古碑石繁  
欣豈謂有負力遷之他所欲泯其舊而圖其新幾與顏  
魯公祖亭碑者同罹其害當代住持鍾山公聞之見義  
必為不遑他恤亟到州隨命役徒挽歸龜趺如舊而立  
石焉此較於顏魯公祖亭碑何當時不幸而張曲江孟  
襄陽諸賢碑文雖經異世塵劫獲遇斯人而何其大幸  
也歟吾聞君子樂道人之善吾黨不可無一語以述其  
事因不自揆為其槩併借張丞相留題五言古風詩韻  
輒成一章以頌其美知我罪幸無以其僭為誚云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三

勅賜涓溪寺記

明李

賢南陽人大學士

荆南玉陽廣福山涓溪禪寺者僧智念重建也寺創始  
於晉武帝大元丙戌年間遠公法師倡道茲山山之前  
一水索迴曰涓溪清徹可愛師嘗於是水浴身時白蓮  
開敷遐邇嘆異歷元寺燬於兵至明永樂乙未了義禪  
師居之脩葺弗果正統二年春南浦大師之弟子智念  
訪天下名山諸祖遺跡至是寺喟然嘆曰有心皆是福  
無地不名坤遂卓錫焉寺據廣福山之勝九峯諸山獻  
秀舒奇美樹嘉花菁蔥聚鬱誠天造地設之境也而邑

人嘗覺忠等不負靈山什囑之說力施以成其志厥用  
不足勸其鄉之豈家巨族協力贊助自是智念偕徒惠  
旻等爰荆榛闢土壤市材鳩工首創大佛殿高四尋有  
竒深廣倍之殿後建法堂左右爲地藏圓通寺殿其前  
則鍾鼓樓門方丈禪室庫庖之屋靡不備焉計其經始  
訖於落成閱十寒暑實十一年丙寅秋也賢相玉毫輝  
映霄漢其宏大盛偉之規振右罕有天順改元皇帝復  
登寶位庶政一新雨露之恩均施溥被其崇獎道化之  
心至矣故智念得以躋於上獲賜金額仍詔禮部劄付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三

焚脩使天下人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竄之以廣其善  
小人竄之以悛其不善王化之助豈小補哉智念稽顙  
闕下感恩弗勝復囑予記仰惟佛心天子膺上天之眷  
旣極其厚而崇獎先佛之道又極其隆智念嗣佛之教  
得際遇明時膺茲恩眷不獨崇於已而光於寺且有光  
於荆陽諸山不獨光榮於諸山而天下國家嗣釋氏之  
教者咸有光焉天恩至此復何言哉予聞智念克以仁  
慈脩已以至誠待物而身心戒定故能感諸檀施而成  
此善果也後之居是寺者豈可視爲土木之事而忽之

也乎智念滇南人別號竟空併記之天順二年秋既望  
脩度門寺大通禪師捨院碑

汪道昆字伯玉歙縣人  
兵部右侍郎

震旦五宗始分南北皆自廣梅入室一用裸一執膳要  
之覺有後先成功則一南宗之師曰大鑑北宗之師曰  
大通自依法拍南檀經首倡有學率左袒而主北無學  
輒右袒而主南其徒遇若交綏守若分壘願教有頃漸  
性無成虧鏡懸則景全頓也非漸也日至則果熟漸也  
非頓也大鑑得之歟若不涉階梯大通得之楞伽不容

當陽縣志

卷之七

○二十四

毫髮當其時居為首座出為帝師願獨推轂南宗退狀  
而避上舍年踰久視終世忘其言其無際若須彌無量  
若阿耨深若龍藏闕若蟄雷大鑑先登大通踵乎其後  
北經南而始極南規北而始圓南即家君北亦不失為  
貴介高譚者率任耳而區別益嘗大方而未盡耶往肇  
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  
多公未竟也其後函中作華嚴會誨公與四衆俱余故  
以神解多公未竟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杖錫西來  
發自荆楚自述其閉關衡嶽深求歟若楞伽默識真參



卷之二法既度慶門遺址爲唐勅建大通道場蓋舍利  
於是乎藏歸厥張燕國公之碑在焉沙門不守沒於民  
間善男子胡如松恢復之是爲母氏外弟迄今鞠爲茂  
草乃在父母之邦自我而失宗祧耶非法嗣也遂循乞  
法王子長者子大臣身宰官身居士身施五百緡拮据  
經始即未能光復舊物庶幾堂構一新方外之政在君  
侯願勒豐碑紀盛事余聞有德司契世方尚右而公左  
之大道無方寧以一隅作所右無不有左無不有由方  
廣而得圓通則上德也公操左券而務自下始亦刻方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五

爲圓雖欣猶有激也吾祖受歟若言佛言能者得之得  
之心得之佛爾大通登座書偈要亦有概於師心鑪錘  
之間含光承景具在吾道南矣其徒擁赤幟以行猥云  
教外別傳無用語言文字唾諸佛言如糟粕味諸語錄  
若醍醐筆路柴車虛張警蹕匹夫何罪罪在無將五祖  
業已前知衣止法止自是而後從者如流或捨榆枋或  
出蒼莽自以爲飛之至也烏能涉九萬里而南耶大通  
不言躬行漸脩頓悟方諸普賢行看迦葉默存日計總  
而歲計羸徐行可跋捷足退無却步進無前途無生而

世無住而法楞伽即然若然若即楞伽斯其二法也  
徒從動學講法佈施其曰無思無為好意必世固我無  
可無不可耶西經至人何加焉自法學遠微心歷階而  
達下學至達固非虛言願氏族樂則原法鑄之幾曰非  
曰勿與焉未融迄於坐忘駸駸乎朱鬼與世忠恕遠通  
不遠曾氏得一而守吾宗浸假與道合矣特前一與也  
此亦一與也非道此非道道在茲乎擬於輪類則南魯  
則北矣家稱各以信得求道主聞見而釋心如東越起  
一洗之猶乘良知為線日其徒憚煩而趨密釋說鈴

當陽縣志

卷之七

○二十六

為鼓珠瓦行則曠旁行則流齒以元公伯子雁群或末  
之遠大通則鑿和也斯足以駭一乘否則南北分岐七  
羊均耳是舉也斯道其中與乎擬以動儒惡聞至道道  
無名數非一非二彼之則異端我之則全體無端何異  
彼自不生無體何全我亦不立誨公得我心之同欣矣  
度門畢事齊命東林惟公總持法門龍象從公至矣萬  
歷壬辰九月

楞伽峯度門禪院記

聶登第

字禹汲  
邑庠

在玉泉山之東七里許山峰袖折屏幃環列林水周匝

花香鳥語泉自冠玉山下紫迴曲澗遙逸山麓舊爲神  
秀說法棲息之地後即勅葬於此塋楹巋狀猶存下建  
大通禪寺以秀謚大通禪師故也香火舊盛近頗式微  
余兄聶登東嘗爲檀施增脩佛像鍾磬之聲稍振紆折  
而上是爲度門菴萬曆中無跡法師正誨所鼎建也正  
誨本當陽人氏世居玉泉劉鏜子母李氏方娠偶聞鍾  
音誕師是夕星光觸戶頗異自石竇山祝髮乃歸度門  
戒德精嚴深究經旨寓金陵數十年遍游廬山五臺坑  
瑞瓦官帝京諸大元老官府士民敬禮首登講座念玉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七

泉傾圯母老九十乃募金數千兩還新智者寺剎重營  
神秀塋址併建度門禪院前爲山門層樓後爲法堂正  
殿旁爲習靜密室亭梅池蓮松竹并茂時與搢紳詩文  
唱和說法拈花遠近皈向諸藩官寮競迎供養師以年  
高靜息羣獻金繒紫袖綵襜晃耀仍繪師像虔忱頂禮  
白下兵部侍郎汪道昆作有重脩度門禪院碑記堂額  
曰北宗初地大學士趙志舉題曰正法眼藏行人汪紹  
伊題晚與荆南進士袁小脩吏部徐大治邑孝廉粟聯  
芳周際明并余數輩往還共結方外友師年八十有西

召徒乘雨等說偈而逝師以廣長舌散優曇花片語禮  
機隨人指授度門法會於是中興焉

遊玉泉記

袁中道

出當陽城西陟重阜見諸山巔負象峙而其中一峯尊  
特竦秀氣宇如玉妍美如冠者即玉泉山也其上時有  
異氣非烟非霧如氤羅綿與諸山特異山以泉得名故  
二十里外得泉爲入沮道皆莽莽修澗至巴公嶺下西  
泉之水繞度門而出會於玉泉其水較洪岸畔多石水  
始汨汨有聲從此兩掖多坦迤之山泉出其左遊人不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二十八

復與泉相捨時見磚埒皆先朝所修馳道近寺得嶺如  
龜背起村市駢列逾此如一竇諸山左右障泉鼓始勵  
嚙右壁半落如赤霞左爲諸山巖得圓阜以精治宰  
坡其上中如來巷是謂寺門入門泉自東來帶寺有危  
橋正殿依山如屏兩峯袖逸上有智者道場四字黃太  
史筆昔智者從天台歸荊州登紀山望當陽山色如藍  
上有紫雲輪囷如蓋遂杖策孤征過玉泉至青溪欲建  
道場意嫌迫隘遂還玉泉止金龍池趺坐枯樹中致關  
公皈依真建福庭湫潭千丈化爲平址棟宇煥麗巧奪

人目昔王遵立水瓠子堤完真王應運滹沱水合世法  
猶狀況人天眼目百靈護持者乎當時尺一有事出神  
心理應望表語而畫家亦傳關將軍起玉泉圖良亦有  
以其後北秀復居此地天后作檀越金襴玉題俾於鬼  
二是固一時也宋明肅劉后蜀人少隨其父入都過此  
寺僧慕容禪師見而異之爲之禮及撫育仁宗正位長  
秋大加護持重爲嚴飾是又一時也浸至近代僅存一  
殿歇側欲顛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修此委神  
京大開講肆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之跡公言及

當陽縣志

卷之七

○二十九

此寺幾欲墮泪於是平倩中郎各草一疏不盈一椀宮  
府朝野金錢麇集其始終營綜中郎極爲苦心今遂煥  
然復還舊觀雖不同當時之靈秘亦大有異緣山後一  
壁舊多喬木作殿時代以資用正如剪髮紉衣甚可悼  
惜近禁采屢年釋松嬌姹能增黛色寺固大龍湫也雖  
累土爲基今尚如珠在函拾級登後山如可瞰遠尚存  
大士閣基夫殿不毗陽以含冲氣閣不毗陰以矚原隰  
闕一不可姑待來者殿右有吳道子畫大士碑作天男  
象衣褶最古殿右爲藏經閣尚方新頒金疊爛狀左右

各一池清泉從殿後出滙爲池注於玉泉或云那伽之宮在焉故一山出泉甃之以種芙蓉最佳相傳卽金龍池出護世殿得前橋復與泉遇東行二百餘步爲乳窟窟中石作珂色懸乳如蠟淚前一壁如幻霞玉泉之水齒其根而後出時作壯籟其絕壁有坎相當云前人穴以架閣下隱隱有字盡駁予謂是張孟及元微之所書自可惜若是俗筆能疥煙雲水霜苔蘚亦太解意憶元微之遊此山詩云松門接官路則當時官路原在門外曰泉脉過僧房則當時僧房正對清泉流水周於戶下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

光景可想今重墻圍裏惟恐見泉乃知填蟬翼帖規方竹杖者何代笈有過洞兩崖多石骨較狹屢以石丸渡至響水潭有巨石亘溪中去地丈餘泉從石墜忽作大聲墜而復躍激爲浪花濤雪沾濡衣履山行稍倦童子以蒲團從坐泉上稍瞑目疾雷破山急兩隨之大似振秦皇帝驅山鐸也過此兩崖愈狹雷泉以出石骨爲泉所蝕作篆籀文乃捨溪復上山徑至關侯廟前水始寂是謂泉源過橋撫掌皆如珠串上沸侯所封當爲漢壽之亭侯而宋紹興中洞庭漁人網得一印上一鈕方二

寸有奇其上一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繫印上製甚  
奇文為壽亭侯印不知何故豈唐宋間不識字人作贗  
物以入神廟者耶廟外列名人詩碑依稀見張孟等字  
不暇讀去廟數十步泉聲甫寂而石浪逼人矣道有二  
其尤即走蠶籠道也其右往智者洞諸嶂圍之從一鐸  
入如花源道旁怪石磊磊色或如墨如煙可坐可臥其  
立而欹者下可逃雨右嶺上為宋修傳燈錄院今廢又  
里許至智者菴旁為智者洞石理甚堅若夏屋洞下有  
井與大江為盛衰春水漲通於玉泉為洪流綠洞後登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一

山石欹不受足屢涉至一處稍平即朝曦閣舊基萬山  
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遠水甚暢迹公與予議復之以  
祠中即覺孤危難住下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蘭  
若在是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迹公曰此地似與吾邑  
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  
封益陽侯居公安以公安即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  
有二子長曰鐵次曰道先道光即智者其母夫人全胤  
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塢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  
其為邑人無疑若祠中即於此信乎與邑人大有緣矣

尋舊路歸復於乳窟看日

泉得月如曉濃雪晚宿於

講經臺

遊紫蓋記

袁中道

往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高畧游事首紫蓋度老不能從與僧寶公偕沿途多峻嶺四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雲映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於此取水又數里爲吳王墳荃隆隆起吳王不應墓至此豈吾王之訛耶楚都在沮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一

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丘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樾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蓋有大行少室伏牛鉉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止其前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不可指數若天百清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有客自玉泉青溪紫蓋來者吾即問三山孰佳荅曰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狀後知品題煙雲詭慧人不能大却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也玉泉堂奧也青溪園囿也遊者以漸而入



彌深彌妍若欲崇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  
之縣旛列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三洞天以  
南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紺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嶺  
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紺者所云綵水耳馨  
亦僅存智井爾山頂有仙祠即葛稚川煉丹處予記列  
仙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鉉字孝先非稚川  
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仙  
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  
人不應作山主俱誣甚且此寺肇基於遠法師天皇悟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三

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樹木極茂後盡伐去今新  
栽松嬌婉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  
成佳叢林矣夜宿於藏經樓下曉送寶公歸公安予歸  
玉泉行嶺上復望見遠山晴雪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  
趨玉泉輿中於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  
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得  
一小菴少憩過此山峰多茂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  
滑不受塵下嶺即玉泉寺田

遊佛耳巖記

袁中道

去青溪五里地曰乾溪有馮茂才者邀過其宅且云近  
宅有佛耳巖可遊遂同往諸山圍裹忽見平曠前即沮  
水山水間一佳聚落近巖石壁接連若缺垣沉碧中苔  
繡蔓縈巖在削壁俯澄潭潭邊石路淨滑可據以濯足  
諸山皆鳥緣上予初怖之後於近舟迄二篙上下各以  
一人持之予攀扶而上石脚淺不受足幾墮上復投予  
以繩乃得至洞頗寬博據山水之湊沮水自房陵來逕  
高安兩岸秀壁相望雲破霞裂其崖如佛耳者極多不  
知何代所鑿安得以一舟徧攬其勝也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四

柴紫菴記

袁中道

玉泉右掖之山一峯直下如象鼻突止即爲菴有堂三  
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霑爲小室二一  
居僧一予自居堂中望前山如繡屏墀下有木樺一株  
可十圍每開香清一山其右牆外小室三楹爲香積周  
以虎落菴之後所云象鼻突止者瞰之皆石骨鑿一洞  
曰幻霞以其中有霞紋也可容一案四人清涼沁骨從  
洞右登山綠鼻而上可百步得亭曰堆藍圍以墻穴以  
通風望西南山色如墨花淋漓惟九子在西北稍爲樹

蔽其鐫菴門外左有小臺聽玉泉水激甚厲可望後山  
惟石老樹游雲弄姿堂中旣祠者上為維摩詰左為武  
安右為伯脩中郎近得西川黃太史平倩之訃予哭而  
祠之平倩長伯脩六歲故位在伯脩上海內交遊多矣  
獨祠數公者以皆有功德於玉泉者也即有功德於玉  
泉而非道德文藻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濫祠後度門  
之意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  
中郎下創始於萬曆辛亥春會以他事歸至壬子六月  
初四日落成而總名之柴紫以玉泉亦名柴紫山也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五

興復玉泉文

陳其美進士

古今名山勝蹟率有神靈司護其間迺廢迺興理準乎  
數而扶危救弊人生乎神吾邑玉泉峯巒列翠環匝長  
春晴爽登眺濃煙瑞結輕雲蹴繞狀與天台樓霞靈巖  
最不後先其神則關夫子在焉隋文帝時智者禪師欲  
建道場關夫子現身受戒神催鬼運天奪人工遂爾湫  
潭平址殿宇嵯峨事上隋主勅號玉泉所自來矣唐中  
宗時有北秀法主談經闡教肇起一代宋仁宗時明肅  
太后重加脩飾其元后父自蜀負石過寺慕容禪師感

夢敬禮之所致也後者布視慈雲燈傳不絕塵宗蓮盛  
明有無跡禪師詣京請藏蓋殿脩廊成功益鉅遺碣猶  
存此數師者皆具大智慧大願力作山門六柱石以故  
法歸一鉢寺延千禩明季烽火連綿楞梵絕響惠藩魯  
蠲金付僧海福從風鶴中力為振饑然古刹雖新而室  
虛無人矣越

大清鼎興其中招從得遍雲和尚登壇說法衆始翕聚悔  
懺管非今佛殿闢於榛蕪鼓鍾懸於淪僕王相復生禪  
宗繼立當代稱為護持有隋弘規不湮於七代之後噫

當陽縣志

卷之七

○三十六

非師之功而誰之功歟雖狀玉泉山僻土厚僧野性樸  
西南驛路取道溪谷遊客居士苦於辦結則後之為山  
門主者非圓通經藏皈依菩提鮮不愧於歷代道場毋  
曰雲散水流資質愚鈍可漫狀不加之意也昔法融禪  
定百獸獻花生公講律頑石點頭等而上之塔葬舍利  
笠蓋如來芳矩未墜取範靡遙誠體大師之訓而行之  
起廢為興當與茲山之靈並隆於無替也余丙戌走潛  
晤遍師於湖濱煙水間無日不思為歸玉泉計師以余  
有夙願功成講經爾為文以銘之銘曰昔自闡聖為

寺開先宏徽壯麗珠噴玉濺為智者皎顯烈玉泉禪  
種地代續迦烟延及有唐神秀乃嫡三帝宗旨度門杖  
錫迨夫布視鐵面電的吼顛獅子聞若霹靂元稱慈雲  
教網弘濟明鍾誨師望隆京師縉紳大夫堆藍昆弟寶  
琅玉軸錫自堂陞清惟性閻胸羅羣書開山講戒百穢  
驅除夏蒸冬栗澹泊蕭疎盤旋幽曲良疑谷虛莫高匪  
山今古惟級莫察匪泉旦宵惟瀑代有高僧演鉢五六  
能護法者神錫其福

當陽縣志



卷之七

〇三十七

當陽縣志卷之七終